

设竭忠尽智，事必躬亲，虽然时间不长，但所取得的贡献确是有目共睹，超拔前人的。正如陇人给他所送的德政碑中所言：“先生实为造福于陇民而来，惠政在陇而其廉洁足以昭示于天下……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朱氏之功，常存陇上。

尚季芳，男，1976年2月生，甘肃张家川人。2002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7年获得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系主任。并兼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毒品宣讲教育”评审专家；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毒理学会毒理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禁毒协会理事。出版专著《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一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西北近现代开发史。

解析两组朱镜宙的相关史料

◎ 张 力

1930年代，朱镜宙（1889—1985）先后出任过几项政府公职，包括甘肃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33—1936）、陕西省财政厅长（1936）、川康区税务局长（1937—1940）。这些职务属于地方性质，相关政务处理的文件如能获得保存，大概典藏于省市档案馆之中。台湾现有之1949年以前国民党执政大陆时期的档案，均属中央政府各部会或国民党党务系统。不过地方事务亦有报知中央政府，或寻求中央政府协助处理者，因此偶尔亦可发现一些涉及地方事务的文件。

本文透过解析台北“国史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里两组与朱镜宙有关的文件，期能进一步了解他在1930年代的事迹。

一、甘肃省军队派款之处理

1933年10月，行政院第130次会议通过甘肃省政府改组，除前已任命朱绍良（1891—1963）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兼民政厅长，另任命朱镜宙、许显时、水梓、李拯中、邓宝珊、喇世俊、张维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并以朱镜宙兼财政厅长，许显时兼建设

厅长，水梓暂行兼代教育厅长。^①朱镜宙等人遂在11月10日先行就职，分别视事。由于就职时并未宣誓，需等监誓员派定之后，再补行宣誓典礼。^②

朱镜宙自称他是第一次出任财政官，毫无经验。而甘肃是边陲贫瘠的省区，在前清时代，需要依赖各省协饷的挹注。进入民国后，各省军阀纷纷扩军，以致民穷财尽，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协饷了。^③另外，在民国初年甘宁青原本属于一省，军费和岁需仅三百四五十万元，还能勉强维持。1929年起青海和宁夏分省，收入锐减，支出部分则较过去激增，省库收支不敷益巨，省府财政厅遂采用拨款制度。^④据朱镜宙的描述，拨款制度的施行方式是：

财政厅当每月发给各机关、各学校、各军队经费时，因无现款之故，就先期办好一纸公文，令某县、某局，解某机关若干，某县、某局，解某校若干，大抵省城各机关、各学校，多在附近各县份拨付。军队所拨，南至天水，北至玉门，往返动需兼旬。被拨的机关，除殷勤招待外，还要送川费。

由于拨款机关没有足够的款项支付，只能以少数金钱打发提款委员，提款委员回到军队说明没提到款便缴回收条。结果各县局花了冤枉钱，军队也难以提到款项，反而让提款委员暗地里得到好处。^⑤

^① 《1933年10月17日行政院函国民政府文官处》，国民政府档案(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同)，《甘肃省政府官员任免案》，001032220185013。朱绍良于1933年5月4日获行政院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5月30日奉命兼任民政厅长。见朱绍良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朱绍良先生年谱》(台北，1964年)，页18。

^② 《1933年11月14日朱镜宙等电国民政府文官处》，国民政府档案，《甘肃省政府官员任免案》，001032220185032a。

^③ 朱镜宙，《梦痕记》(乐清朱氏咏莪堂印行，1976年修订版)，页330。

^④ 朱镜宙，《甘肃财政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西北问题季刊》，卷1期3，页52。

^⑤ 朱镜宙，《梦痕记》，页341。

朱镜宙深知各军长官和各机关学校都希望尽快取消拨款制度，改发现款，于是他决定分三期办理。先在兰山区试办，召集兰山区各县县长、税局长开会，请其自行认定从某月起按月认解省库确数。至于以前所拨之款，或已付，或未付，或已付若干，概由省财政厅商请各机关及军队不再派人催提；各县局长认定数目后，必须按月实解，不得短少分文。此举获得各县局长一致赞成。朱镜宙再定期召集各机关学校及邓宝珊、鲁大昌二军部，商讨停止拨款、改发现金办法，也获得良好的响应。第一期废除拨款制度顺利达成，之后的第二期陇南与陇东，以及第三期的河西地区，也都圆满达成。^⑥

朱镜宙在甘肃省整理财政虽然颇有成效，但遭遇的挫折也不少。1935年11月12日他在给任职委员长侍从室的毛庆祥(1898—1993)函中，就说到“甘省情形复杂，暮气重重，非有智勇兼备之士力任艰巨，不足以扩清仕途，振作风气。”他为了整顿甘肃省财政，“不能不综核名实，事事撙节”，如此一来，必然引起别人误会。他原想在省府改组时辞职，后因蒋介石(1889—1975)电谕各厅委照旧维持，也就打消辞意。但他指出，“财政厅长与其他各厅情形略异，自各军云集，往往有就地派款情事。”他毫不隐瞒地指名“十二师所经各县，迳提二、三千元不等，约计在万元；天水各部队仅发火食二元，余不敷向地方摊派。”他感觉财政乱象将再度出现，若不说出，将有亏职守，若是说出，必然伤各方感情，因此他很感为难，不免感叹“二年因应，两鬓正斑”，因此在11月5日和12日致电在军事委员会任职的杨永泰(1880—1936)，请其转陈蒋委员长，准其辞去厅长各职，万不得已，也只保留省府委员职衔。朱镜宙也请毛庆祥“将上述情形婉陈委座，并盼示复。”^⑦

^⑥ 朱镜宙，《梦痕记》，页342—343。

^⑦ 《1935年11月12日朱镜宙函毛庆祥》，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36x。

毛庆祥向蒋介石报告之后，蒋指示立即分电临洮的第三军军长王均（1890—1936）和天水的陝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1890—1964），要求查报摊派实数，等其回复后，令军需署扣除。毛庆祥在11月21日将此处理情形函告朱镜宙。^⑧至于朱镜宙辞职的请求，蒋介石并未回应，但他要求王均和于学忠查报，显示极为重视朱镜宙的报告。

11月26日于学忠回复称，其部队在甘肃省的天水、武山一带，依照规定给与饷糈，可以自给自足，并无就地派款情形。^⑨对此回复，军事委员会随即去电强调前电所称的甘肃省各军就地派款情形，是根据确实报告，虽然于学忠称其部队饷糈可以自给自足，但是其他部队还是可能有派款情事，因此要求按照前电分别复查后详细具报，切勿隐瞒。^⑩于是于学忠令行所属各部，以及驻防的天水、武山、甘谷、沁县的各县县长，查明有无驻军就地派款情事。另在派员到各县明察暗访，但均未发现就地派款情事。^⑪军事委员会遂未再追究。^⑫

第三军军长王均则是在11月28日回复。王均表示他曾派员密查，并电饬十二师唐淮源（1886—1941）师长严查，唐师长于26日向王均报告时指出，该师已是实费经理，上级并派军需经理收支。自进入陕甘以来，该师从未以军队名义向地方摊派分文，

^⑧ 《1935年11月21日毛庆祥电朱镜宙》，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38a。朱镜宙此时正在南京，故此函送至南京市三条巷六号和里的甘肃省政府办事处。

^⑨ 《1935年11月26日于学忠电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41a。

^⑩ 《1935年11月21日蒋介石电于学忠》，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38a。

^⑪ 《1936年1月4日于学忠电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56a。

^⑫ 《1936年1月8日蒋介石电于学忠》，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38a。

即使该师的第72团在追剿徐海东（1900—1970）部时，因逐日行动，汇兑不通，曾经向通渭、静宁、泾川三县商借伙食3,500元，事前已请第三军军部转请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核拨，事后也如数由农民银行汇还甘肃省财政厅，此事有案可稽。该师伙饷均按月发清，绝无拖欠或扣发情事。唐师长甚至请求蒋介石派员彻查，如该师确有摊派情事，“甘愿枪毙，以谢国人”。王均认为唐师长所言俱属实在，而派员调查之回报也是相同。^⑬

第十二师政训处处长杨起凤也电呈蒋介石作一说明，他除了同样强调该师入甘以来，并无就地派款情事，以及因汇兑不通而就地筹借三千余元，已由省财政厅筹拨，另指出该师各部伙食每月均发6元，而所报数目相差甚巨，他认为恐有不肖之徒蒙混淆惑，影响该师声誉。^⑭军事委员会认为应是唐淮源师长授意杨起凤拍发此电，不过杨所言筹借三千余元已由财政厅转拨清楚，和朱镜宙原报相符。^⑮

最后，“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也做了说明。他指出甘肃省部队之中，除了已经取消拨款制度按月由署发给现金之部队不计外，还有新二军、骑二师及临夏警备司令部月需经费，但因甘肃省财力枯竭，无法筹现，因此仍由各县局应征税款项下照常就近拨付。至于12师72团自通渭等三县拨借的3,500元，并非就地摊派，而该团奉令跟踪追剿陇东徐海东，自追击之日起，每日补助伙食洋150元，上项借款已托归应发伙食费内结算清款，此一情况造成外界认为甘肃省军队往往就地摊派。^⑯朱绍良虽对朱镜宙

^⑬ 《1935年11月28日王均电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38a。

^⑭ 《1935年12月5日杨起凤电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48a。

^⑮ 《1935年12月5日杨起凤来电之拟办意见》，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4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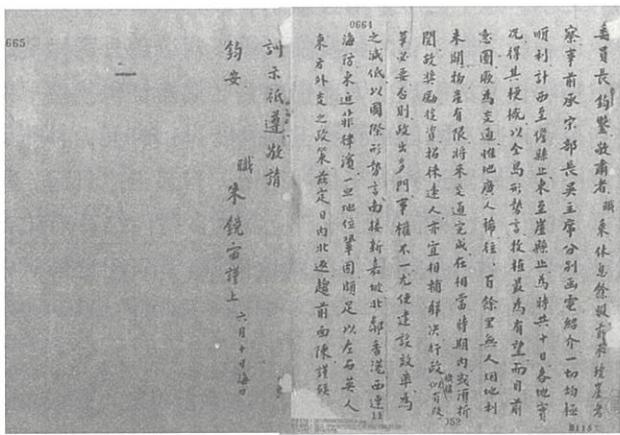
^⑯ 《1935年12月4日朱绍良呈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军需补给》，00107300001051a。

所指的第三军和天水各部队之就地摊派作了澄清，但也透露了新二军、骑二师及临夏警备司令部，仍在实施拨款制度。

二、考察海南岛

朱镜宙任满三年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后卸职，前往南京途中在西安停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1882—1967）托其带信呈送蒋介石，函中报告数事的第一项，就是请求蒋介石同意朱镜宙接替体弱多病的宁升三担任陕西省财政厅长。^⑯其后，朱镜宙自上海返抵西安履新，但任职时间甚短，就由新任财政厅长续式甫接任。不久爆发西安事变，朱镜宙也曾身处险境，终于在12月27日乘火车离陕，辗转抵达南京。^⑰1937年上半年朱镜宙之行踪如何，其回忆录中似未提及，不过根据现存档案，他在此期间应有海南岛之行。

1937年6月10日，朱镜宙自海口致函蒋介石，说明他趁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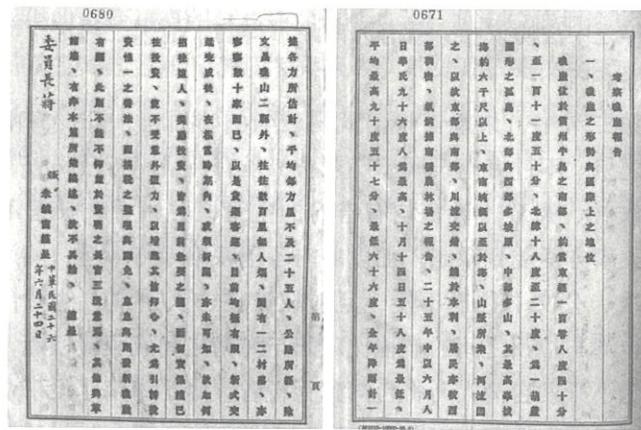
朱镜宙致蒋介石信函（原件藏台北“国史馆”）

^⑯ 《1936年10月11日邵力子呈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及各省人事动态》，001030018001011a。

^⑯ 朱镜宙，《梦痕记》，页396—403。

余暇，来到海南岛考察。由于事前得到出身海南文昌的前财政部长宋子文（1894—1971）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1888—1953）分别以函电向各方介绍，朱镜宙在海南岛的行程十分顺利。他以十天的时间走访“西至儋县止，东至崖县止”，大致了解了各地的情形。他认为就海南岛的情势而言，发展牧业和植树最有希望，不过最急迫者在于交通。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百余里无人烟，地利未辟，物产有限”，若是将来完成交通，可使物价降低。他同时建议“奖励投资，招徕远人”，而为了避免政出多门，事权不一，应该要改革行政机构，才能提高行政效率。他强调海南岛在国际形势上的地位，“南接新嘉坡，北邻香港，西连海防，东近菲律宾，一旦地位巩固，颇足以左右英人东方外交之政策。^⑯”不过朱镜宙并未接到蒋介石的回信。

其后数日，朱镜宙完成了一份《琼崖考察报告》，便在6月25日函送蒋介石。他说明这份报告书偏重于一般形势的介绍，有



朱镜宙《琼崖考察报告》(选页) (原件藏台北“国史馆”)

^⑯ 《1937年6月10日朱镜宙函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各省政务报告》，001050040002063。

些未及说明者，他打算面见蒋介石时再作说明。他正准备寄送报告书时，恰巧6月24日的《大美晚报》刊载了外论社转译日本《读卖新闻》评论海南岛的一篇文章，可与他的报告书相互参证，故而将剪报一并寄呈。^{②0}

朱镜宙的《琼崖考察报告》全文约2,300字，共分四节，包括：一、琼崖之形势与国际上之地位；二、琼崖宜改为特别区；三、建设琼崖声中之几个急要问题；四、结论。报告之中，他首先介绍海南岛位处的经纬度、地形、气候，他认为海南岛“地形之坡平，故天然飞机场几乎到处皆是，其大可容数百架至千余架”，不过缺乏良好港口，若将澄迈的马袅港、儋县的新英港、文昌的清澜港、陵水的榆林港和三亚港加以疏浚，还有希望，榆林港甚至可以成为海军根据地。他强调海南一旦建设完成，可以成为中国南部各省唯一的屏障。他进一步引伸“左右英人外交方针”之意义，在于“新嘉坡与香港间不啻一长蛇，而琼崖适扼其咽喉”，而海南岛与越南也是一水之隔，更有举足轻重的价值，1897年之中法协议中，就有海南岛不得割予他国之约定，可见其重要性。

第二节中，朱镜宙指出就内政与国防而言，开发海南实为当务之急。不过海南隶属于广东省，虽有一最高行政长官，但实业、农林、财政、教育均有省府的主管机关，行政长官不能过问，人事方面受到限制。加以岛内各地联络专恃海运，船期每数日一次，公文书往返不便，且航权又在外人手中。他举台湾为例，台湾与福州之间的航程比广州与海南之间航程要便捷，但清政府为了开发台湾，乃将台湾建为行省。为了海南建设事业的便利和增进行政效率，应将海南建为特别行政区。

第三节再分三个小节讨论：（1）统一交通：他指出海南岛的环海铁路业已开始测量，建成自无问题，但市镇之间仍需公路联系。海南公路公司达58家，各自为政，收费漫无标准，且公路工程未受重视，道路状况不佳。他建议要由政府收回各公路，统一整理，进而开发黎境交通，使各地互相连贯，成为一体，才能着手进行其他建设。（2）整理地政：海南大部地区尚未开发，近年来开始受到注意，前往购地置产者较以往为多，但所购之地并无清楚丈量，界线不清，易生弊端，又有外国人士加入其间，更形复杂。他建议地政机关要从速设法整理，早日纠正。（3）限制种植：这是基于国家自给自足的考虑，由于海南岛是中国唯一适宜种植热带植物的地区，朱镜宙建议“政府似宜在整个国家之需要上，慎密考虑，加以适当之限制，使无法取给于内地各省者，皆可取给于琼崖。”

最后，朱镜宙提示两点，一是需要招徕远人，奖励投资，二是切实保护已往投资，使其不受意外阻力，以增进其信心。此外，捐税的整理与蠲免也与开发琼岛有关，政府应特加注意。

侍从室对于这份《琼崖考察报告》的处理，是交由实业部参考，暂时无用，等开发海南岛的机关成立之后，再交参考。因此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1893—1982）批示“存”。值得注意的是，朱镜宙附呈的《大美晚报》中译专文，说明了日本觊觎琼岛的野心，而使海南的开发，成为日后各方关注的焦点。

张力，男，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博士。曾任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东华大学荣誉教授。研究领域为民国时期的外交史和军事史。出版《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等专书论文五十多种。

^{②0} 《1937年6月25日朱镜宙函蒋介石》，国民政府档案，《各省政务报告》，0010500400020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镜宙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钱宗主编 ;
乐清市社科联, 乐清市档案局, 乐清市侨联编.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5. 7

ISBN 978-7-5120-1877-8

I. ①朱… II. ①钱… ②乐… ③乐… ④乐… III.

①朱镜宙(1889~1985) —人物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25.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960号

朱镜宙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钱 宗

编 者：乐清市社科联 乐清市档案局 乐清市侨联

责任编辑：程俊蓉

装帧设计： 金瓯传媒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发行部）64045583（总编室）

网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浙江一方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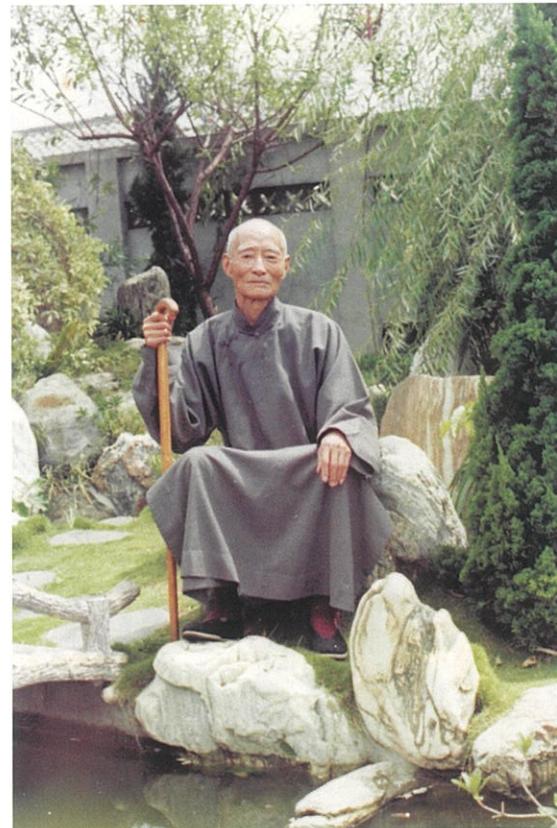
印 张：14

字 数：320千字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300册

定 价：58.00元



朱镜宙像 1971年10月摄于台中正觉寺